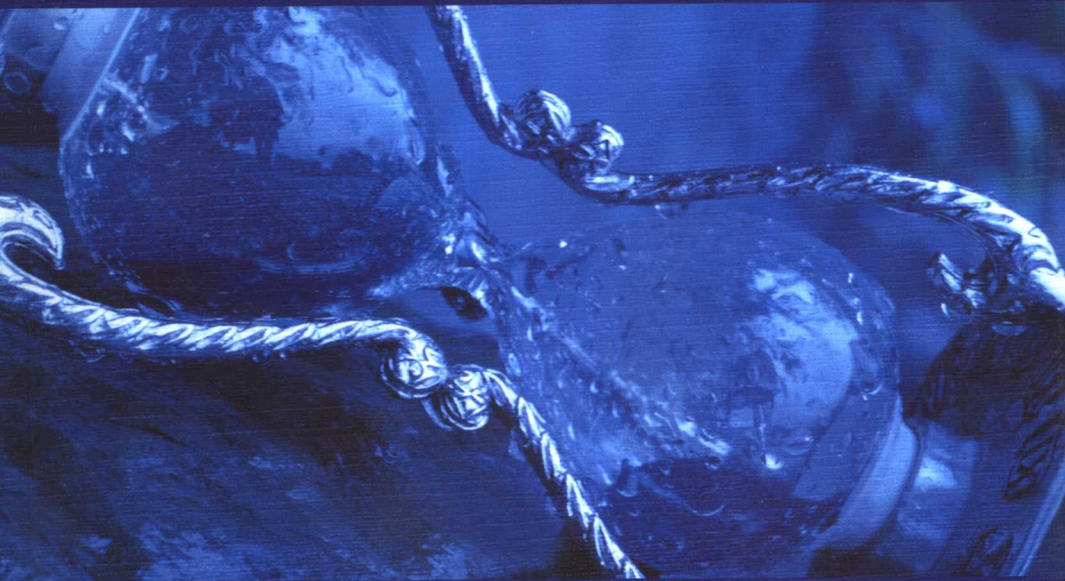


A STUDY 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MAGINATION

潘卫红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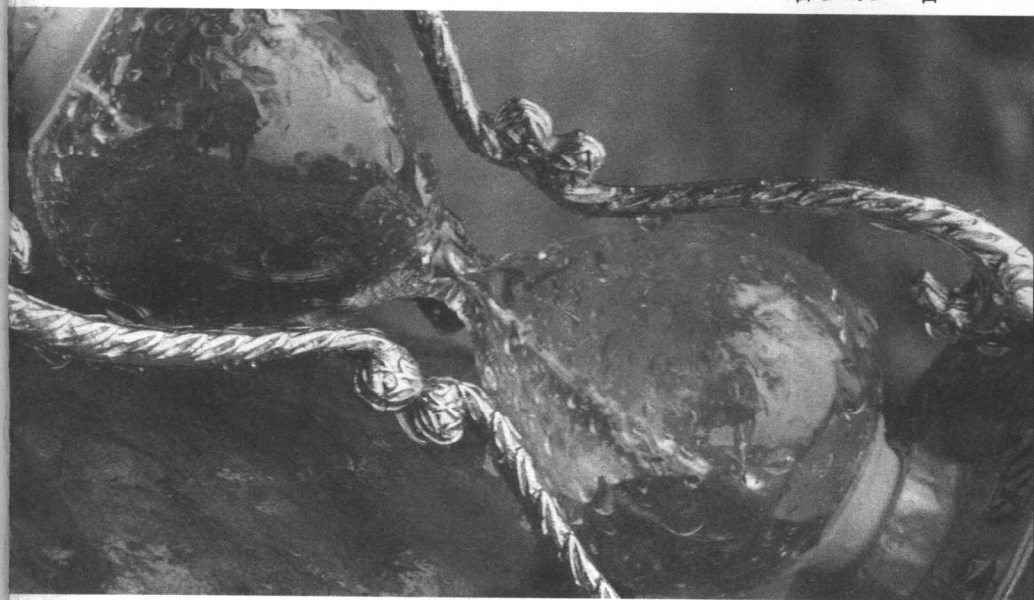


康德的先验想象力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 STUDY 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MAGINATION

潘卫红 著



康德的先验想象力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康德的先验想象力研究 / 潘卫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5004 - 6276 - 7

I. 康… II. 潘… III. 康德, I. (1724 ~ 1804) - 先验论 - 研究 IV. B51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8465 号

策划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2

字 数 180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康德哲学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皆为显学。国外研究康德的论文论著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尽管国内有关康德哲学的学术著作作为数不多，但是对于高校各大哲学系来说，对于研读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康德的著作都是必开课或必读书，因而有关康德哲学的研究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无须赘言。

潘卫红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康德的先验想象力研究》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先验分析论中关于先验想象力的理论为研究对象，涉及康德认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但又非常艰深的问题。对康德来说，证明人类理性具有先天的认识形式，是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证明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假说”的核心，而说明感性与知性之间的关系则是其中的关键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的先验想象力学说要解决的是感性与知性之间的“结合”或“沟通”问题，因而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实际上，先验想象力的问题不仅涉及感性与知性之间的“结合”或“沟通”问题，亦涉及认识对象（经验对象）的形成问题。在我看来，这后一个问题尤为重要。

康德关于先天认识形式的理论无疑是他对认识论的重要贡献，不过康德关于认识对象的理论同样重要，甚至是更具有创造

性的理论。此前人们往往把认识对象看作是事物自身，外部事物是认识的对象，主体由之获得的是知识。康德则强调认识对象不是事物自身，而是认识主体的“构造”，他所面临的难题可想而知。对康德来说，证明知性范畴作为经验的先天条件因而对于经验具有“客观有效性”的“先验演绎”乃是形而上学史上最艰难的工作，或许这也可以看作是《纯粹理性批判》之所以“难产”的主要原因之一。通常观念认为感性提供认识对象，理性提供知识，而康德要证明的是，感性提供给我们的不过是“杂多表象”，将这些“杂多表象”综合统一成为认识对象（经验对象）乃至科学知识，则是知性范畴的工作。因而看起来是经验的“间接条件”的知性范畴如何是经验的“直接条件”，就构成了范畴演绎的关键。阅读康德的人们往往为康德千方百计说明感性与知性究竟如何结合而形成知识的努力叹为观止，殊不知这其中也涉及认识对象的形成问题。尽管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颠倒了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一样要面对知识与对象的同一性问题。如果认识的对象不是事物自身而是经验范围内的对象，认识对象（经验对象）是如何构成的自然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在康德看来，认识对象（经验对象）的形成乃是通过先验想象力实现的。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客观演绎”中着力证明的是，通过感性先天直观形式所获得的“杂多表象”是通过知性范畴的综合统一功能而成为知识的。不仅如此，将“杂多表象”“综合统一”成为“经验对象”同样是知性范畴的作用，而“经验对象”的构成是既属于感性（盲目的）同时属于知性（构成性）从而在感性中行使知性综合统一功能的先验想象力的产

物。因而在感性与知性的“结合”或“沟通”以及认识对象（经验对象）的构成等问题上，先验想象力乃是关键中的关键。

如前所述，康德哲学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是“显学”，因而以康德哲学作为博士论文主题的博士生们无一例外都会面对浩如烟海的康德哲学研究资料。说实话，在攻读博士学位论文的三年中，他们能够将哲学史上向以晦涩难懂闻名的康德著作读懂读通已属不易，往往难以顾及汗牛充栋的研究资料，这也是这篇博士论文的不足之处。研究康德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长期甚至毕生的工作，希望潘卫红博士继续努力以补此不足。

我的博士生都十分好学好思，潘卫红不仅好学好思而且“好问”。我的观点他有的同意，有的不一定接受，但是我们之间的讨论他都经过了反复思考并且有自己的理由。不敢说他的博士论文关于康德哲学的理解都是准确的，但是可以说他的论文都是他独立思考的产物，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诸如关于康德先验想象力的得失、关于直观和概念的分析、关于《纯粹理性批判》两版“演绎”的理解、关于“图型论”探讨等等，他都有自己的看法。

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值得鼓励，值得提倡。

欣闻潘卫红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康德的先验想象力研究》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贺。受托为序，欣然命笔，是为序。

张志伟

2007年4月1日于北京西郊世纪城

目 录

序	张志伟 (1)
导 论	(1)
一 研究范围和意义	(1)
二 研究现状及分析	(9)
三 本书思路和结构	(19)
引 言	(27)
第一章 先验想象力的提出	(36)
一 第一批判的目的和思路	(37)
(一) 第一批判的目的	(38)
(二) 第一批判的思路	(41)
二 先验演绎及其步骤	(44)
(一) 先验演绎的任务	(44)
(二) 先验演绎的步骤	(48)
三 先验想象力的提出	(53)

(一) 传统认识论的区分	(54)
(二) 直观和概念的区分	(59)
(三) 直观和概念的结合	(65)
第二章 先验想象力与综合 (上)	(70)
一 关于综合	(71)
二 先验想象力与三重综合	(78)
(一) 三重综合的早期形式以及一系列三分的 比较	(81)
(二) 三重综合	(90)
(三) 主观演绎中先验想象力的作用以及方式	(106)
(四) 先验想象力与知性的关系	(114)
三 第一版客观演绎中的先验想象力	(126)
第三章 先验想象力与综合 (下)	(134)
一 关于联结	(135)
(一) 联结概念	(138)
(二) 统觉的源始综合的统一性	(141)
(三) 概念的统觉的客观同一性	(147)
(四) 思维一个对象和认识一个对象的区别	(150)
二 理智的综合	(153)
三 形象的综合	(158)
(一) 形象的综合的概念、作用和地位	(159)
(二) 自我知识问题	(164)
(三) 关于把握的综合	(166)

四 小结	(169)
第四章 先验想象力与图型	(171)
一 图型法理论的任务	(172)
(一) 图型法与判断力	(174)
(二) 图型法理论的任务	(176)
二 关于图型法理论的评价	(181)
三 先验想象力与先验图型	(186)
(一) 归摄的歧义性与图型的中介性	(187)
(二) 什么是先验图型	(190)
(三) 时间的先验规定和先验想象力	(196)
四 小结	(200)
第五章 先验想象力与直观	(203)
一 作为共同根的想象力	(204)
(一) 什么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共同根	(205)
(二) 先验想象力与直观	(208)
(三) 先验想象力与知性	(211)
二 直观与统觉的同源性	(216)
三 直观的双重性质	(220)
四 小结	(225)
结论与思考	(229)
一 两版先验演绎的一个比较	(229)
二 康德先验想象力的学说	(236)

三 先验想象力的困境及思考	(241)
参考文献	(246)
后 记	(252)

导 论

一 研究范围和意义

在西方哲学史上，想象力（*Einbildungskraft* / *Imagination*）概念一直是一个备受哲学家关注的重要概念。^①无论是古希腊

① 与英语 *imagination* 对应的德语中的想象力，有两个词，即 *Einbildungskraft* 和 *Imagination*，康德的先验想象力使用的是前者。这两个词分别来自拉丁文的 *phantasia* 和 *imaginatio*，*imaginatio* 最初是用来翻译希腊文 *phantasia* 的，由于后来的拉丁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 *phantasia* 有一种误解，因此，为了表达他们所理解的柏拉图的 *phantasia*，采用了直译的方式，于是，拉丁文关于想象力有了两个词，即 *phantasia* 和 *imagination*，再后来，有的拉丁学者把后者与柏拉图使用的另一个词 *eikasia* 对应起来。现在，关于两个词的基本含义比较固定，一般认为，由 *eikasia*—*imagination*—*Imagination* 而来的想象力是一种摹仿、复制和再生意义上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一般与经验有很大关系，服从经验的联想律，是德国人经常谈到的“想象力的仓库”的那种能力。而由 *phantasia*—*phantasia*—*Einbildungskraft* 而来的想象力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人们把它看作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能在直观中把握真理。（以上所述主要参考 J. M. Cocking: *Imagination: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74. Rudolf A. Makkreel: *Imag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Kant: the hermeneutical import of the Critique of Judgmen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hilip P. Wiener (ed):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 这种区别，我们可以用相应的中文表达出来，即把前者翻译为想像，取“像”之复制再生的含义，把后者翻译为想象，取老子哲学之“大象无形”的含义。康德的先验想象力使用的是 *Einbildungskraft*，康德把这种想象力叫做生产性想象力，

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近代的培根、笛卡儿、休谟，以及现代的海德格尔、萨特等，我们都能从他们的著作中发现大量关于想象力的论述。哲学家之关注想象力，主要是注意到想象力对人类认知的重大影响，或者说试图解释人类认知中的主观能动性。然而，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关于想象力的看法，历来是褒贬不一，想象力或者被当作一种错误的认识来源，如柏拉图、笛卡儿等，或者被认为是在感觉和思想之间进行沟通的媒介，如亚里士多德、培根等，或者被看做唯一能够把握形而上学真理（不可见事物）的创造性的神秘力量，例如柏罗丁等。不仅不同的哲学家关于想象力的看法不同，而且在同一个哲学家那里，对想象力的看法也存在着多种情况，康德就是其中之一。

康德在他的多部著作中，都谈到了想象力。如在前批判时期的《人类学反思》，以及讲课时由学生记录下来的《形而上学讲稿》中，康德曾经专门考察过想象力。在另外两部较早的著作《一位视灵者的梦》以及《将负值概念引入世俗智慧的尝试》中，也探讨了有关想象力的问题。而在批判时期，康德对想象力作了最重要的发挥，这就是《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想象力和《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想象力。最后，在晚期由康德自己亲自整理出版的《实用人类学》的讲稿中，又谈到了想象力。在不同时期，康德关于想象力的看法

（接上页）同时认为它盲目地遵循知性的规则，因而是沟通直观和概念，感性和知性的媒介，这种想象力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所谈到的沟通感觉和思想的经验想象力（*phantasia*）比较相近，而与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即康德在第三批判中谈到的想象力是不同的。在这篇论著中，我们只涉及第一批判中的先验想象力的讨论。

是不同的，因而，在所有这些关于想象力的论述中，人们很难发现一个前后一致的想象力理论。Makkreel 在他的《康德的想象力与解释》一书中，曾经把康德关于想象力的理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前批判时期，康德把想象力看做是心灵的一种低级的感能力；第二类是在第一批判中，赋予想象力一种认知能力，其功能是概念的图型化；第三类是在第三批判中，把想象力与反思判断联系起来，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待想象力。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划分有多大的合理性，但康德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著作中，关于想象力的观点确实存在着较大差异。

鉴于想象力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康德在第一批判中赋予想象力的关键地位，康德的想象力很早就成为众多研究者探讨的主题。然而，尽管在这些研究者中不乏睿智之士，随着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和研究视野的不断转换，关于康德的想象力的最终性质，学术界似乎至今也没能达成一致，以至有一位研究者曾经发出感叹：“在批判哲学中……没有什么比想象力的最终角色的确定更成问题的了。”^① 因此，即使是专门探讨康德的想象力理论，那也将是一项非常庞大而有意义的工程。然而，这远非我的能力所及。于是，在这本著作中，我不准备全面讨论康德的想象力理论，而是把精力集中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先验想象力的学说上。

根据康德的文本，关于先验想象力的性质，我们大致可以作出如下两种理解：第一，先验想象力是与经验想象力相

^① Albert William Levi: "The Two Imaginatio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 25, No. 2, Dec, 1964, p. 190.

对应的一种能力，它是经验想象力之可能的条件。康德有时也把前者叫生产的想象力，后者叫再生的想象力。“由于想象力是自发性，所以我有时把它叫做生产的想象力，由此把它与再生的想象力区别开来，后者的综合只是服从经验性的规律，即联想的规律。”^① 第二，先验想象力是一种居于感性和知性、直观和概念之间的能力，由于它的沟通作用，知性概念被运用于先天直观，由此构成我们的先天综合判断。在这里，先验想象力的综合一般被理解为一种规则的综合。

显然，这样两种含义都是康德通过先验想象力要表达的应有之意。然而，这里有一点区别，因而我们要指出，我们必须从第二种含义来理解康德的先验想象力。^② 因为在第一种含义中，通过对比经验的再生的想象力来理解先验想象力，很容易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考虑到经验想象力服从的是经验的联想律，那么，先验想象力作为经验想象力之可能的一种能力，自然也是一种盲目的综合能力，不仅是盲目的，甚至是自由的。由此，人们将倾向于把先验想象力看做是经验想象力的一种先验的对应者，直至把它与康德在第三批判中谈到的审美想象力联系起来。显然，这种理解虽然也能解释想象力的一种沟通功能，即想象力的多种功能之一，但它无法把握康德通过先验想象力要表达的确切含义。或者可以这样说，这种含义强调的只是一种综合的先天性，而不是一种

① B152。中译本第129页。

② 对先验想象力的这种解释，是我们在阅读康德文本并结合相关材料得出来的一个结论，然而，由于康德哲学体系的一种内在冲突，从这个结论出发，同样结合康德的文本和相关材料，我们又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在这本著作中，论证这个结论的过程和反对这个结论的过程是并行不悖的。

规则的全面的先天性。相反，从第二种含义来把握先验想象力，并不与第一种含义冲突。因为先验想象力既然作为我们先天知识可能的一种能力，当然也是我们经验知识的可能性的条件，先天知识的三个因素在经验中均可以找到一一对应的东西。这样一种能力，正因为康德赋予其独特的沟通功能，使范畴最终运用于直观，由此产生我们的先天综合判断。显然，结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文本，这才是康德真正想要强调的先验想象力。然而，无论是一种规则的综合（即盲目的服从规则），还是一种盲目的综合（包括一种超概念的综合），先验想象力都只能是“第三种能力”，由此将导致康德先验想象力学说的困境。

至于究竟是想象力的综合具有不同的形式，还是知性的综合具有不同的形式，这是众多的研究者争论的焦点。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想象力与知性的关系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常常以一种迷惑的形式表达出来，即想象力究竟是一种独立的能力？还是知性的附属功能？这两种形式被认为是康德在两版中分别描述的先验想象力（准确地说，在每一版中均有不同的描述）。不同的研究者总是从不同的倾向出发，用一种观点去解释另一种观点。在我看来，这也许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即便是知性的附属功能，先验想象力由于其感性性质，也只能是不同于知性的一种能力。因此，毋宁说他们的目的在于确定想象力的性质，即想象力的综合究竟是一种规则的综合，还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而不是先验想象力的性质。

显然，如果我们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想象力的

性质问题), 单从《纯粹理性批判》中是得不到确切答案的, 正如很多国外研究者已经做过的那样, 我们也许需要结合康德的其他文本来考察,^① 但当我这样做时, 我的研究就已经超出了单纯研究康德的先验想象力的范围, 由此, 这样一本著作的题目就应该叫做康德的想象力研究了。但我的目的并不在于此, 也就是说, 我不打算以确定康德的想象力和知性的关系为目的, 而是在明确康德的先验想象力的确切含义后(这种含义以想象力的盲目的但却是规则的综合为基础), 从特定的角度出发, 考察先验想象力的提出背景、康德在两版中关于它的作用的描述, 借此揭示康德认识论中的一种内在矛盾, 这些考察就构成这本论著的主要内容。

我之所以选取这样一个范围, 主要出于如下考虑, 在某种意义上, 选题的原因就是选题的意义。

第一, 如前所述, 康德的想象力理论已经成为康德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而在很大程度上, 康德的想象力问题源自康德的先验想象力学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版中, 关于想象力与知性的关系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说法。虽然在众多研究者中, 有的研究者倾向于从第二版的论述来解释第一版模糊不清的地方, 有的则重视第一版, 而有意忽略第二版, 但在这些看法中, 总的倾向还是认为, 康德在第一版中的想象力是作为一种“第三种”能力提出来的, 在第二版中, 则把想象力的综合当作是知性的一个功能。正是这种明

① 在我看来, 也许是一种徒劳。因为一些研究者的目的是想从康德那里获得一个统一的想象力理论, 而康德也许是论述了想象力的不同作用或功能, 或者说, 康德阐述了几种想象力的理论。

显的不一致，引起了康德研究者的注意和强烈兴趣。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后来的研究者逐渐走出《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版，或者利用康德的其他文本，或者利用康德文本以外的其他文献，或者从研究者自己的立场来解读康德的想象力理论（我们在研究现状及分析中将会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些研究成果），由此，形成了关于康德的想象力理论的不同看法。由于这些研究已经涉及康德的想象力的方方面面，根据我们的能力，我们不打算也无可能再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因此，我们仅仅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想象力出发，以先验想象力的提出为角度，阐明康德通过先验想象力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面临的难题，来解释康德赋予先验想象力的作用以及在两版中作出的一种修改，由此达到对先验想象力的一种新的理解。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尝试从一种新的角度来理解康德的先验想象力，如果能够为人们理解康德的真实想法提供一种切实有效的途径，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倘若能对康德的想象力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那就是一种奢望了。

第二，先验想象力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方面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说明认识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显然，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从已有的“科学”知识出发，证明我们的一种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以明确我们的知识的界限。那么，康德在一系列证明中，首先阐明并区分了我们知识的两种来源或两种能力：直观和概念。前者是接受表象的能力，后者是思维对象的能力，随后就需